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八七回 縣主徇情主僕疑忌 總漕折獄生死冤明

且說施公吩咐將曹必成帶下去，立刻退堂，到後廳同了曹步雲去用酒飯。酒飯已畢，天已將晚。知縣進內回話說：「啟稟老老人在上，卑職將玉鳳合曹必成的鞋帶到。」施公說：「吩咐堂上掌燈，先排班伺候，把那雙鞋放在公案上。」施公同翰林來到前面公案旁依次而坐。衙役一聲喊堂，排班侍立齊整。施公說：「帶曹必成。」下面答應，不多時將曹必成帶到，公案前跪倒。施公說道：「你的言語，句句有理，並無欺主母之意。」

這裡現有你的對證，拿下去叫他自己去看。」關小西拿鞋，放在曹必成面前。曹必成拿起看了看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是小人穿過的鞋，為何拿到這裡？」施公說：「鞋是你的，為何放在你主母房中？你這還不實說！」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「青天大人，此鞋是小的五月初四，穿著街上閒遊，偶來一陣暴雨，小人緊跑了幾步，將鞋陷入泥中。回到家內，叫小的妻刷洗乾淨，曬在外面。小的穿著布靴。於次日端陽，家主被人請去，不多時小的也有人請去，就是穿的靴子。一夜未回，次早回來，才知主母身亡，不知何故。及至到縣投書，受百般嚴刑，那時就穿的靴子。縣太爺那時當堂叫畫招，小的不是就穿著靴子麼？這雙鞋為何在主母房中，我是一點不知。」施公說：「將他帶下去，再把玉鳳帶來。」玉鳳跪倒公案前，下役解去項鎖。施公帶笑開言說：「你叫玉鳳？」下面應聲：「是。」施公又問：「你在曹家所做何事！」玉鳳說：「小人是曹家的使女，伺候周姨娘不離左右。」施公點頭，又說：「你在主母處伺候，前者五月初五，你老爺有支金釵交與汝夫人，此物不知有無？你主母自縊的情由，要你從實說明，不得錯誤。」

玉鳳見問，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婢最不會撒謊。我家老爺也在這裡。本來他老人家在我周主母身上也太過寵，有點應時新鮮物件，必要買來與他先吃。衣裳就不必說了，皮棉夾紗單，有數□箱。首飾各樣俱全，也有數□個匣子，還不夠帶嗎？那天端陽節，不知哪裡打了一根金釵，他自己拿著，來到花園涼亭交與姨娘。姨娘接過放在桌上茶壺內。那一天因花園中穿廊的欄杆壞了，叫個木匠收拾。趕到晌午天氣，木匠直是嚷熱，被主母聽見，遂問我家老爺，把這香亭飲賞他點喝。老爺答應，就叫小婢給他送去。小婢不知，就著拿那有金釵的茶壺泡滿了送去。那香亭飲是解暑去熱的，我老爺早已給姨娘預備了好些，那時小人給木匠送去，說是周姨娘賞的。隨後老爺合同姨娘手拉手兒回房去了。那日晚間，我家老爺說是人請去，大料今夜不能回來。到晚上老爺不用跟人，自己去了。趕後主母來叫我跟她到花園避暑去。說著走到涼亭乘涼避暑，不覺天交二鼓，甚是涼爽，二人都在那裡睡著。猛聽得喊嚷，主僕二位驚醒，急忙跑到房中一看，原是自家老爺半夜裡回家來了。奴婢們忙著打火點燈，見得老爺面帶怒氣，顏色改變，又見他對姨娘冷笑幾聲，竟往前面書房去了。」施公聽到此處，說是：「玉鳳且住，本院有話問你。你家主人飲酒去，不帶跟隨，這一夜你可知道曹必成在哪裡？」玉鳳說：「回大人：我們家主人去後，曹必成妻子曾對我說道：『玉鳳，今日老爺不在家，你大叔也有人請去，臨走就說今夜不回來。你好好扶持主母，我在前面去照應。』再說我們老爺在房中喊叫有人，我同主母跑到房中，李氏也來瞧看。我問她。她說：『你大叔尚未回來。』」

施公聽得玉鳳這些言詞，心內明白，說是：「後來如何？」玉鳳說：「後來老爺在書房把我叫去，叫我合姨娘要金釵。奴婢去問主母，主母只是發呆，她說：『放在涼亭茶壺內。』奴婢聞聽吃一大驚。木匠早已走了。急忙拿燈去看，穿廊下有把茶壺，裡面卻無金釵。事出無奈，回到書房，真話實說。家主聞聽，沉沉大怒，隨手遞我一個木匣，叫我交與二夫人。奴婢回來交代。姨娘開看就是一雙鞋，一封書子。他折開看了多時，沒甚言語，叫我再上涼亭內外，仔細找找金釵去。奴婢也不知是什麼意思。我去找了許久方回，進房一看，將奴婢真魂嚇掉——我家主母竟自吊死，想必是這金釵失去的緣故。」

施公聽罷，眼望知縣說道：「你聽見沒有？這內中的曲折？不懂審問，只據一書子，就將人處死，叫你判得屈死含冤。不是他妻子舍死，告到本院手中，險些曹必成性命死在你手。周氏死不瞑目，曹翰林惱悔含辱，都算你做的事。」知縣只是磕頭。施公說：「賢契你暫帶玉鳳回家，不許難為於她。」又望知縣說：「你帶曹必成回去好好看待，不可有誤。」此時各自帶人回去不表。施公退堂，下役各自退去。晚間燈下，施公說：「此案即可問結，就是禍根難尋。分明是木匠得金釵起淫心，留禍於曹家，卻不知其人姓甚名誰？吾意去三個人暗訪，我想此木匠大料不遠，訪著下落，好結此案，好去赴任。你們大家以為何如？」計全說：「訪訪也好，大人費了多少心機，我們就去訪一訪何妨呢。」及至次日，黃天霸奔獨流，關太到靜海，計全上雙塘兒，三人分路暗訪木匠去了。

內中單言神眼計全，號稱飛腿，這雙塘兒相隔□五里之遙，片刻便到街上。尋了一酒鋪坐定，要了酒菜，口雖飲酒，二目留神。見此地方靠河有幾幫糧船灣住，買賣喧嘩好鬧熱。計全暗想：並無岔眼之人，似乎難訪。忽見一和尚走進裡面對面坐下，要酒四兩，魚一碟，急速快來。走堂的不敢怠慢。計全見那頭陀甚是兇惡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眼，鬍子是連鬚落腮，兇惡殊甚。計全不住留神，見他有何急事的一般。僧人問走堂的：「此地離楊村多少路程？」走堂的說：「大約二百餘里。」

正說間，又見外面來一僧。他口呼：「師兄，進來一坐。」那僧帶笑說道：「我方才到你廟中，說你方才出去。直到這裡才趕上。真是快得很。你還有個外甥嗎？」先來的僧人說：「有。那日也不知甚麼事，躲在我廟中安身。他是一向做木匠手藝。」

後來僧人說：「不錯，他是靜海縣人氏。」後來那僧人又說：「師兄你往那裡去？」先來的說：「咱倆知己好友，有話不能瞞你，我要上楊村報成寺裡找當家靜成和尚。我們相好，閒走一遭。不知師兄要往何處去？」那僧人歎了口氣，二目留神，看見計全人物雖不驚人，心中暗想：也要小心為是。看了看左右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兄弟三人是山東綠林客，俱被施公捉拿。先把家兄問斬。我因大風中得逃活命，隱姓瞞名作了僧人，至今怨恨在心。聞聽施不全放了總漕兼署部院，奉旨南行。我要在船底用功。」那個說：「師兄何必如此費事？待我今夜去，手到成功，將他刺死。」未知如何行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